

人生真谛

——道家适性人生哲学的现代阐释

下册

肖玉峰 著

中华书局

人生真谛

——道家适性人生哲学的现代阐释

下册

肖玉峰 著

中
华
书
局

第四编

从适性人生哲学原理探求 人类问题的根源及解决之方法

第十一章 失性与缮性

如果人类真如自己所号称的那样文明，那么我们本该早已过上十分幸福的适性生活了，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实际上文明人类的所谓幸福往往只是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偶尔的，与此同时，始终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却是大量人为的罪恶、灾难和危机，这充分表明文明人类及其文明进程在某些方面一定是病态的，而并非像我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文明。那么文明人类究竟得了什么病？应该怎样救治？失性与缮性就是道家针对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

第一节 失性的界定及危害

失性是道家学说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儒家偶尔也使用它，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概念在研究道家思想的现代学者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在道家典籍中，失性还有许多其他的说法，比如“侈于性”、“塞性”、“削其性”、“失其性命之情”、“决性命之情”、“伤性”、“损性”、“淫其性”、“不安其性命之情”、“性命烂漫”、“乱人之性”、“性飞扬”、“离其性”、“擢吾性”、“失其性”、“以物易其性”等等。顾名思义，失性就是失去本性。然而，失性只是一个形象化的比喻说

法,如果一定要从字面上进行解释,这一说法其实是不太准确的。对于精神病患者、痴呆、智障者等人来说,他们的本性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破坏和损失,但很显然道家所谓的失性并不是针对诸如此类不正常的人说的,它所针对的对象其实是那些为数众多的我们所认为的正常人。而作为一个正常人,本性是不可能真正失去的,只要他还活着,其追求个体生存、种群繁衍、身体健全、知识、审美、娱乐、情爱等人性内容就始终都会存在并发挥作用。人性有如镜子,失性则好比镜面蒙尘,蒙尘的镜面不能清楚地映照物体,然而这并非镜子本身出了问题,只要把镜面的灰尘拂拭干净,就会发现镜子依然是一面好镜子。李翱即云:“水之性清澈,其浑之者沙泥也。方其浑也,性岂遂无有邪?久而不动,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鉴于天地,非自外来也。故其浑也,性本弗失,及其复也,性亦不生。人之性犹水也。”(《复性书》中)王守仁曾说:“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其弟子于中又补充道:“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内,自不会失,如云自蔽日,日何尝失了?”(《传习录下》)失性之情形也是如此。严复更是明言:“闻失智废勇者矣,未闻失性废性者也。”^①因此对于失性这种现象,我们只可理解为本性被迷惑,而切不可理解为本性已失去。

所谓失性,实际上是指人类由于错误思想观念的误导而在人性认识上出现偏差,把一些不是终极人性的东西当成终极人性来追求,从而导致偏离大道,去干一些不符合人性或是不利于发挥人性的事情。《庄子·天地》云:“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憊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这里所谓“失

^①王弼主编:《严复集》(四),中华书局,1986年,第1190页。

性有五”，实则为一，即“趣舍滑心，使性飞扬”，因为前四种失性的产生，归根究底还是心的问题，而不能归罪于目、耳、鼻、口。又《庄子·缮性》云：“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所谓“物”、“俗”，即是物欲、俗学，也就是错误的思想观念，人被错误的思想观念所误导，便难免迷失本性、丧失自我。本来真正的人性内容才是人应当追求的最高目标，失性者却不以为然，偏要自以为是地另外设置一些其他的终极目标，而发挥真正的人性反倒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所以道家十分形象地称之为“倒置之民”。

道家偶尔还用“失性”一词来表达另外一层意思：即人或其他生物本身并没有迷失本性，但却因外来的强制破坏力量而使其不能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生存，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被动承受而非主动选择的不能适性的状态，比如《庄子·胠箧》云：“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烁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惴栗之虫，肖翘之物，莫不失其性。”《庄子·天地》云：“百年之木，破为牺樽，青黄而文之，其断在沟中。比牺樽于沟中之断，则美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失性的这一种含义并没有多大的哲学意义，故不在笔者探讨范围之内。

至于失性的具体情形，笔者归纳为如下两类：

第一，画蛇添足。

性者天之所赋予，对人而言，人性乃是人的本质的决定因素，因此人性内容即是做人之本分，人性本有之内容必须得到充分而和谐地发挥；反之，人性本无之内容则万万不可去追求。换句话说即是，分内者不可擅自减损，分外者亦不可妄自增加，否则皆可视之为失性。《吕氏春秋·贵当》即云：“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二程亦云：“无妄，天性也，万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损矣。”（《河南程氏粹言·心性

篇》)宋人黄伦也认为人有“恒性”,故应“不逆其所有,不强其所无”(《尚书精义》卷十六)。

对于人性本有之内容,人人都会自觉地去追求,因此所谓“不可短”、“不损”、“不逆其所有”,这是人人都会做到的。反之,所谓“不可长”、“不加”、“不强其所无”则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做到,因为热衷于追逐性外之物已经成为人类的常态。故而虽然同为失性,但因前者在现实中基本上不存在,所以以道家为主的中国古代学者往往更加强调后者以警醒世人。如《文子·九守》云:“外不乱内即性得其宜。”《淮南子·泰族》云:“故知性之情者,不务性之所无以为。”成玄英云:“若有心分外,即不以分内为是者,斯败自然之性者也。”(《庄子集释·庚桑楚》)孔颖达云:“依循性之所感而行,不令违越,是之曰道。”(《礼记正义·中庸》)杨时云:“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语录三·余杭所闻》)这些人所说的无非都是在告诫世人万万不可追求性外之物。

道家认为,人只应追求本性之内的东西,一个人只要其内在本性得到充分发挥,他就已经圆满自足,而不应再去追求任何其他本性之外的内容。当一个人的本性内容通过合理调配而得到充分发挥之时,其人生恰如一幅尽善尽美的画作。对于这样一幅“人生图画”,再增添任何一丝线条和色彩都是多余的,都会破坏已经达到的完美。二程曾云:“《艮》卦只明使万物各有止,止分便定。”(《二程遗书》卷六)人在追求发挥本性的时候就应当做到“止分便定”,这才是真正的“止于至善”。又《庄子·刻意》云:“故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纯也者,谓其不亏其神也。能体纯素,谓之真人。”《淮南子·原道》云:“所谓天者,纯粹朴素,质直皓白,未始有与杂糅者也。”的确,人性本是纯的,若在其中再增添一些,便

如同加入杂质,这样人的本质就不能得到真实体现了。因此一个人在发挥本性之后如果还有其它所谓“更高”的人生追求,这种行为就成了老子所讥讽的“有道者不处”的“余食赘行”(《老子》第二十四章)。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把追逐性外之物这种失性表现称之为画蛇添足,而求名即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其他如追求权势及奢华生活等皆是。

第二,本末倒置。

为了发挥终极人性,人生还有一些其他辅助性的追求目标,比如物质财富、道德及具体生理欲望的满足等。这种追求作为实现人生终极目标的手段,本来是无可厚非的。然而非常遗憾的是,现实中的文明人类经常会把这些仅具有工具性质的辅助目标当成人生的终极目标,而把真正的人生终极目标反而当成了辅助性目标。比如儒家就误把道德当作了人生的最高追求,而现实中绝大多数人的终极人生目标则是想方设法获取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这显然都是错误的,都是一种失性的表现,笔者称之为本末倒置。《吕氏春秋·本生》即云:“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若此,则每动无不败。”《吕氏春秋·审为》则说得更为形象:“身者,所为也;天下者,所以为也。审所以为,而轻重得矣。今有人于此,断首以易冠,杀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饰首也;衣,所以饰身也。杀所饰要所以饰,则不知所为矣。世之走利,有似于此。危身伤生、刘颈断头以徇利,则亦不知所为也。”的确,人必须要追求物质财富,然而,物质财富只是用来为发挥人性服务的,它并不是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简而言之,追求物质财富只是手段,发挥人性才是目的,二者

切不可本末倒置。

失性类型大致即可以划分为以上两种,前者不明内外,后者则昧于本末。对此中国人实早有所知,只是不曾像笔者论述得如此明确详尽。唐人徐灵府注《文子·符言》即云:“故至人守其本,不寻其末;贵得于内,不制于外也。”又程颐云:“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学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圣人之学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五)当然,程颐所说的内外本末与笔者之理解大异,但他所说的这段话却正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在人类社会,画蛇添足的求名与本末倒置的逐利是两种最为普遍的失性现象,以致有所谓“人生在世,名利二字”之说,故道家特意拈出以警醒世人:“今俗中尽殉,岂独夷跖!从于仁义,未始离名;逐于货财,固当走利。唯名与利,残生之本,即非天理,近出俗情,君子小人,未可正据也。”(《庄子集释·骈拇》)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失性其实只有一类,那就是追求性外之物,画蛇添足固不用说,本末倒置亦属此类,因为本即是性,而末并不在性的范围之内。

上述所谓内外本末,是以终极人性内容为根据来进行区分的:属于终极人性内容的为内,不属于终极人性内容的为外;终极人性内容为本,为实现终极人性内容的其他辅助性手段或阶段性目标为末。由此可见,若无终极人性理论,则所谓内外本末便无从辨别,因而也就很难看出或说清导致人类一切问题的病根究竟出在哪里,笔者提出终极人性概念的重大意义,即此亦可见一斑。

道家特别指出,在世俗社会中,不但我们所鄙视的大量小人行为是失性的,甚至有些我们所推崇的君子行为也是如此,只是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而已。尽管世俗观念对二者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在道家看来它们之间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此所谓“桀、跖与

曾、史，行义有间矣，然其失性均也”（《庄子·天地》）。道家以为，失性不分君子与小人，但凡是失性的思想行为都是错误的，都对人类有害无益，都应予以坚决反对。《庄子·骈拇》即云：

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

《庄子·盗跖》亦云：

且子正为名，我正为利。名利之实，不顺于理，不监于道。吾日与子讼于无约，曰“小人殉财，君子殉名，其所以变其精、易其性，则异矣；乃至于弃其所为而殉其所不为，则一也。”故曰：无为小人，反殉而天；无为君子，从天之理。

道家提出君子失性这个概念主要是针对儒家的，因为儒家对做君子特别情有独钟，余英时即曾称儒学为“君子之学”。一个人只要严格遵守儒家的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他就是君子，否则就是小人。然而，由于儒家的那些伦理道德规范有许多本身就是不合乎人性的，再加上受异常强烈的道德至上观念及求名思想的影响，不少人便在其误导和鼓励之下糊里糊涂地成为了道家所说的

失性君子。如《庄子·盗跖》云：“世之所谓贤士：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鲍焦饰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失性而又谓之君子，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个十分荒谬的现象，它充分说明我们的人生观念、道德观念等存在着不少问题，我们对于是非标准的界定和认识存在着严重误区。

如果有人对君子失性是怎么回事还是不太明白，且看下面这个例子：

昔者，颜叔子独处于室，邻之釐妇又独处于室。夜，暴风雨至而室坏。妇人趋而至，颜叔子纳之，而使执烛。放乎旦而蒸尽，缩屋而继之。自以为辟嫌之不审矣。若其审者，宜若鲁人然。鲁人有男子独处于室，邻之釐妇又独处于室。夜，暴风雨至而室坏。妇人趋而托之，男子闭户而不纳。妇人自牖与之言曰：“子何为不纳我乎？”男子曰：“吾闻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间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纳子。”妇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姬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将以吾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学柳下惠者，未有似于是也。”（《毛诗正义·巷伯》）

以文中鲁男子之绝情，相信他绝对可以做到像柳下惠那样坐怀不乱，而其之所以对身处危难之妇人“闭户而不纳”者，无他，避嫌以维护个人之道德名声而已。须知孤男寡女半夜三更独处一室，纵然我坐怀不乱，谁又能证我之“清白”哉？斯人为了一个虚幻的道

德之名竟然宁可置他人之危难于不顾，可谓典型的君子失性。在他看来，只有道德是至高无上的，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道德名声，面对落难妇人他竟可以做到如此冷漠无情、无动于衷。

从某种意义上说，君子失性对人类的危害更甚于小人失性，因为虽然它们同样都是错误的，同样都会给人类带来危害，但我们对小人失性的态度是排斥、鄙视和批判，而对于君子失性的态度则是包容、赞赏和鼓励，这样就会导致君子失性现象日趋普遍和严重。上引之例中，儒家就将鲁男子当作真正的君子大加赞赏，誉之为“避嫌而审者”，甚至说他是学柳下惠学得最好的人，而对于真正学到柳下惠仁慈精神的颜叔子反而评价不高，认为他“避嫌之不审”。在历来的人类社会中，打着道德旗号的君子失性行为实在太多太多，它们往往被当作美德而广为宣扬和提倡，这的确应该引起国人的警惕和深思：何以人类一边深受其害，一边却又对那些危害我们的思想观念及其践行者大唱赞歌？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为愚蠢的行为吗？

人生天地之间，总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然而道家认为，对人类威胁最大的灾害其实是来自于人类自身的心志。《庄子·庚桑楚》即云：“兵莫憯于志，镆邪为下；寇莫大于阴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非阴阳贼之，心则使之也。”道家之所以会这样认为，最为根本的原因即在于心会使人失性。人性是为人之主，它给人生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目标，人一旦失性，即表明人生的方向和目标已经错误。而这种错误是人类所能犯的最大、最根本的错误，故《庄子·骈拇》云：“小惑易方，大惑易性。”如果人在这一方面犯了错误，往往就会一错全错，因此它可以说是人类社会一切问题产生的总根源。

对于个人而言，合乎人类本性的适性人生是一种充实的、快

乐的、和谐的幸福人生；与之相反，违背人类本性的失性人生则只能是一种为追逐物欲而勾心斗角，因心无定主而空虚无聊，因贪得无厌而永不知足的病态人生。人一旦因失性而偏离了由人性决定的唯一正确的人生道路，他就会开始变得茫然无措，疯狂地去追逐外物以确立自我。可惜的是，由于追逐外物根本不是出于真正的人性，所以它不可能带给人真正的满足和快乐。其悲惨情形恰如《庄子·齐物论》所描写的那样：

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害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括，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緘，以言其都泄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喜怒哀乐，虑叹变慙，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这段话比较难懂，不妨将陈鼓应先生的译文亦抄录如下：

他们睡觉的时候精神交错，醒来的时候形体不宁，和外界接触纠缠不清，整天勾心斗角。有的出语迟缓，有的发言设下圈套，有的用辞机谨严密。小的恐惧垂头丧气，大的恐惧惊魂失魄。他们发言好像放出利箭一般，专心窥伺别人的是非来攻击；他们不发言的时候就好像咒过誓一样，只是默默不语等待制胜的机会；他们衰颓如同秋冬景物凋零，这是说他们一天天地在销毁；他们沉溺在所作为当中，无法使他们恢复生意；他们心灵闭塞如受緘膝束缚，这是说愈老愈不可自拔；走向死亡道路的心灵，再也没有办法使他们恢复活泼的生气了。他们时而欣喜、时而愤怒、时而悲哀、时而快乐、时而忧虑、时而嗟叹、时而反覆、时而怖惧、时而浮躁、时

而放纵、时而张狂、时而作态；好像音乐从虚器中发出来，又像菌类由地气的蒸发而成一样。这种种情态日夜在心中交侵不已，但不知道它们是怎样发生的。算了吧！算了吧！一旦恍悟到这些情态发生的道理，就可以明白这些情态所以发生的根由了吧！^①

万物皆动，而人亦然。人之动，不趋于正，必趋于邪。因此一个失性的人，他总想充分发挥其性才以实现各种失性的人生目的，如中国历史上的苏秦、主父偃之流皆是如此。只要一有机会，失性者就会胡作非为。《庄子·徐无鬼》即云：“势物之徒乐变，遭时有所用，不能无为也。”失性者众，则社会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健全的社会，已失性者会主动去走歪门邪道，而一个不健全的社会则往往会逼使未失性者也被迫去走歪门邪道，除非其思想境界及道德水平极高。已经成为社会动物的人还有着极强的从众心理，如果大家都认为对，那我也认为对，如果大家都追求什么，那我也追求什么，至于大家所认为对的是否真对或大家所追求的东西是否真正有益于自身则全然不顾，唯人有我有，我心方得满足安宁，而一旦我得到的比众人更多，那就算是出人头地了。正是在这种从众心理的驱使下，全体人类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心态对功名富贵群起而逐之，他们不但不认为这种行为是失性的、病态的，反而认为它是正常的，纯属人之常情。失性者们群起而逐物的种种疯狂思想和行为只会导致诸多无谓的恶性争斗与资源耗费，它不但严重扰乱人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且还会给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陆九渊云：“然而世衰道丧，利欲之途一开，而莫之或止，角奔竞逐，相师成风，如大防之一溃，湔漫衍溢，有不可复收之势。”

^①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45—46页。

(《陆九渊集·拾遗》)其所言正是人类失性之害的情形。

由此可见,失性危害的决不仅仅是个人,它还严重扰乱了整个人类社会乃至生物圈的正常秩序。与道家心目中无比美好的至德之世相比,他们笔下的失性时代则是令人寒心的一片乱象:

乱世即不然,为行者相揭以高,为礼者相矜以伪,车舆极于雕琢,器用遂于刻镂,求货者争难得以为宝,诋文者逐烦挠以为急,事为诡辩,久稽而不决,无益于治,有益于乱,工为奇器,历岁而后成,不周于用。(《文子·上义》)

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僭于蜎蜎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庄子·天运》)

冯达文也曾对因失性人类疯狂追逐物欲所导致的混乱而败坏的社会现象作过这样的描述:

老子深深感到,当今世界的种种问题,其实都是由人们对外在的物的强烈欲望所带来的。人人都疯狂地追逐好声好色好味好货,为了求得好声好色好味好货,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国与国之间不得不残酷地互相争夺;为了求得争夺的胜利,人们又不得不拼命地发展机心,发明机械,而机心的发展与机械的发明又使争夺的方式与争夺的残酷性更加升级;有的人为了使争夺得到平衡与调整,苦心孤诣地创设仁义礼制,创立政令法规,但仁义礼制、政令法规越繁密,人们对付的手段也就越狡诈,人们的行为也会更堕落,人们的态度还会更虚伪;……总之,人们对外在的物的欲望愈多,越强烈,引发出来的种种事情与关系就越多,摩擦与冲突就越强烈……人们的心境便越繁杂,越不得安宁……精神也愈不

自由。^①

在这样的失性时代，“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庄子·骈拇》），人们为种种失性目的而纷争不已，“人主忧栗于庙堂之上，百姓煎熬乎困苦之中”（《抱朴子外篇·诘鲍》），上至一国之君，下至普通平民，无人能够安享适性。人类固然是咎由自取，只是其他无辜生物竟也惨遭殃及，以致“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

古今中外绝大多数哲人都认为人的本质体现在道德属性，并认为这正是人类远远优越于其他动物的地方，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之所在。可是他们就不想想，人的本质已经表现得如此优异了，为什么人类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还是层出不穷，甚至有许多恶行还是那些比我们“低劣”的动物都干不出来的呢？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人类最根本的问题出在本性上，也就是失性。人的本性指示着人生的正确方向和目标，而所谓道德等只是人类发挥本性的一些理性方式而已，人生搞错了目标，迷失了方向，就算发挥本性的方式再好也必定是无济于事。笔者一再指出人类在认识自我时把一些非本质的东西当本质，而把真正本质的东西却说成是非本质，其危害是极其巨大的，因为这会让我们永远也认不清自己的本质，永远也看不出我们在本质上所出现的问题，从而人类社会的问题便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保持本真天性者无疑是这个世界的健康细胞，对人类社会及生物圈极为有益；而失性者则是这个世界的病变细胞，他们往往为了自己的一点失性私利就不惜给他人或是公共利益造成巨大损失。人们只知人类生产的物质垃圾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污染和破坏，殊不知人类产生的思想垃圾对人性所造成的污染和破坏

^①冯达文：《道——回归自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23页。